

湄南 60 years in rains and winds 風雨六十年

张明汕 著



泰国泰中学会出版

湄南风雨六十年

张明汕著

出版：泰国泰中学会

开本：大32开 850×1168

印数：1—500

版次：2006.6 第一次印刷

明堂淨几東風常駐

汕島暹灣僑信頻傳

嵌名聯作者：

廣州市

暨南大學

高級教師、

潮汕

著名文人

蕭遜天先生

之哲嗣

蕭思齊撰





在泰国你看到什么？（下图）古老的一世皇铁桥，像岩石那么坚固护卫着京吞各府人民的太平交流，（右上图）泰皇郑信舍利塔显示他的赫赫战功和尊严，

（左上图）三宝公郑和庙见证中泰人民的真诚合作的友谊和历史……





▲ 泰国各界代表参加泰中学会举办的第一次侨批座谈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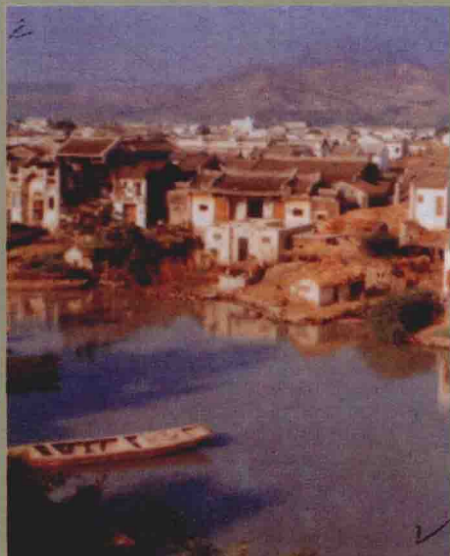
原泰国侨批公会秘书长
张明汕在会上发言 ▶



点点血泪沾满在先侨的番批上



解放前位于汕头岩石的英国领事馆旧址



近代中国两个最大的移民港口之一澄海樟林古港，红头船就在这里出发



建于1802年的汕头新兴街，当时樟林商业已很发达。



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汕头小公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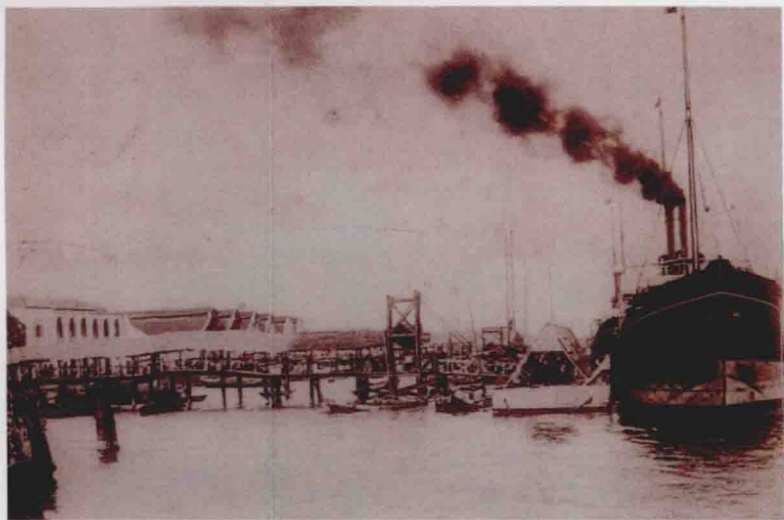
(本版照片由汕头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)



港口城市一汕头



汕头港口集装箱码头



汕头新港码头

▲ 上世纪三十年代汕头港外轮

► 红头船





平

岳親大人
 元哲之曰
 外山少平
 安
 惠大
 商主
 德便
 為
 通亮



▲ 侨批一封以及客头送侨批模型

(照片由汕头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·马卡摄影)



张明汕的全家福：右一为黄菲华，左一二为女婿、女儿、前中为两个外孙。



宠受泰皇御赐一级白象大绶勋章的张小玲



母女情笃湄河畔

作者两个外孙：孙女陈丽丹、男孙陈俊明



目 录

生命的闪光

《湄南风雨六十年》序……………张 拴 (1)

忠厚诚信 德望可尊

——张明汕岳姑丈印象记……………沈若煌 (7)

题《湄南风雨六十年》三首……………张海鸥 (10)

赠谷子叔台……………老 海 (11)

我是侨批文化历史见证人…………… (12)

侨胞见证侨批业的诚信…………… (19)

漫谈泰国侨批业五十年…………… (22)

湄南风雨六十年…………… (30)

附：潮州志：侨批业…………… (56)

小辞典：潮阳侨乡…………… (61)

中泰人民在新世纪和谐合作共创繁荣…………… (62)

樟林客头的守信精神……………陆集源 (70)

家乡的客头.....	(73)
血泪斑斑话侨批.....	(76)
小辞典：侨批业.....	(84)
义山亭的邂逅.....	(86)
新唐兄发家之路.....	(89)
泰国谷饶乡张氏亲族会.....	(91)
生活于泰越等地的部份族亲.....	(94)
顶风奋战的一生.....张明汕 黄坚实	(99)
我的‘光中’情结.....	(105)
编后.....瀚海	(109)

生命的闪光

《湄南风雨六十年》序

张 拴

新春伊始，获二哥电告：阿湖正筹划出版《湄南风雨六十年》的自传体文集，要我写几句“捧场”的话；我虽未看过该新著文稿，然在前几年我旅澳生活时，凭读过阿湖发表于泰国当地报刊上的作品剪报，粗略知其生活在泰国的人生轨迹。如今，当他步入八十老龄前夕，出了一本回眸《湄南风雨六十年》的集子，以其朴实的人生历练，留下一页可贵的沧桑史。我期待阿湖新作问世，是生命的又一次闪光。

布莱克诗曰：“鸟需巢，蛛需网，人需友情。”而孔夫子更有“益者三友”的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的教诲。

我与阿湖的关系，从童稚幼年到耄耋老年，可算是两心相印的至亲好友，我誉称与他是同乡、同学、同玩伴和同心同德那种新五同关系的朋友，即便中间一段时

间，由于战火引来人世离乱，地缘上又区隔一个浩瀚的南太平洋，而中国建国初期囿于闭关锁国的特殊环境，于是中断了联系，可也无碍于我俩至亲好友的亲密感，因为真正的朋友是经受无情岁月的考验！

十年前，我曾写了一篇“童年伙伴”的怀旧小文章，发表于泰国《亚洲日报》上，以寄托我对阿湖的思念，那是记述我和阿湖在谷饶乡下渡过一段难忘的金色童年的故事，说明我俩的友情始于童年，并凝结成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的关系。现在，我继续追忆后半生与阿湖交往的片断：

1946 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家国百废待兴，其时海路已通航，年轻人的阿湖为谋求人生道路，毅然告别他的妹妹和亲人，离开曾生活了十九个年头那贫困的家乡，沿着他老爸走过的足迹，远渡重洋去泰国寻觅和开拓未来的生活道路。

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。阿湖要走上那漂泊不定的人生路，而我将失去至亲好友，苦别离是多么令人难过。临走前，阿湖特地赠给我一支钢笔作留念，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，那是他的悬壶济世老爸特地留给他宝贝儿子的遗物，如今他转送给我，是好朋友的一分真情厚意，我欣然接受这珍贵馈赠，它成为我一生中使用的第一支钢笔。

老朋友远走异国他乡谋生活去了，我祝他一路平安，而这支钢笔却陪伴着我走上人生路；它跟着我渡过



两年的乡村教书匠的粉笔生涯，又同我上大南山经受两年的战火历练；建国后，我从军营转到地方搞公安工作，它依然与我相依为伴，我手持这支老友馈赠的钢笔，自然而然的怀想起昔日在乡下那段亲密无间令人神往的友谊：儿时同下水田摸鱼拾田螺趣事，读小学时一起参加宣传抗日活动，一起去东寮雨亭拆土地爷神帐，称之为破除迷信的壮举，还斗胆的把反蒋政权的传单贴到乡公所的门上……这是多么激情和令人难忘的记忆。

1966年，文化革命的荒唐岁月鼓捣起红卫兵的“破四旧”狂飚，野蛮行径震荡社会。那时候我在深圳工作，身处于挨整地位，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把这支可能被视为海外来历不明的钢笔所系累，偷偷地把它掩藏在另一闲置的抽屉里。尔后，公安干警“一锅端”，被贬到粤北山区“五七”干校受审查，我更不敢将钢笔同带走。三年后雨过天晴，我重新返回深圳工作，但已时过境迁，再也找不回这支钢笔了，一支陪伴我二十年象征友谊之笔的丢失，让我若有所失而心痛不已。

1946年到1986年与阿湖离别的漫长岁月，前二十年，在那蹦紧的阶级斗争环境中，是完全断了联系，我内心深处暗暗祈祝他在海外平安是福；而后二十年，随着国内施行改革开放政策，国门洞开，知他在曼谷做起侨批兼当谷饶乡同乡会义工，算是成家立业，我祝他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直到我下岗离休后，才与他有真正的交往。

我离休后，在休闲的生活中练笔习文，写了一些随笔杂感，尔后结集出版《阳光情》一书，并赠老友阿湖；当他知悉我是靠微薄的退休薪俸自费出书时，多次来信坦言要助我一臂之力，我婉谢之。不久，他在一次返乡探亲后，托乡亲几经辗转捎给我一百美金，哈！够新鲜，这张印着华盛顿头像的 one hundred dollars 的一百元美金，是我一生中首次见识的花旗钞票，别说这一百美金是微不足道，可也是当时我领取四个月退休薪俸的价值呢，不过，我不在乎它的使用价值，它又一次象征友谊、信任与关爱，是千金难买之物，我不避嫌接受好朋友的馈赠，小心奕奕地珍藏，它将陪伴我直至我结束生命之旅时，带着它遨游天际，去寻觅和创造另一个新的境界。

我离休后，想做的第一件事，是重游我的出生地泰国，到我的父母墓前烧香献花，去探望我的姐弟和至亲好友阿湖。

1987 年元旦，在阿湖的协办下，我踏上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泰国之旅，在廊曼机场与三个弟弟和阿湖相见欢，而后在阿湖的商铺住了一周，两个从青丝年华的玩伴，历经时空的阻隔，到重相聚时，那已经是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，莫不令人发出岁月无情人已老之感慨；在曼谷相处一周的日子里，老友阿湖是全程三陪，陪吃、陪住、陪游，他早上带我去吃潮州糜配咸菜，晚餐去打边炉和尝潮州蚝饼；他特别带我去逛皇家田广场，说它是类似美国时代广场、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群众运动